

拥 抱 朝 阳

绿色星河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PDG

出版说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队伍,90年代以来,具有跨世纪军人素质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群体更是层出不穷。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江主席关于“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要走在全社会的前列”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我们在总政首长和机关的指导下,会同全军各大单位组织编写了这套全面反映90年代以来全军重大典型的报告文学丛书《绿色星河》。

本丛书分为《冷山热血》、《拥抱朝阳》、《倚天铸剑》、《凭潮砺兵》、《长城飞虹》五卷。共收入90年代以来全军及武警部队涌现出来的重大典型94个,以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军委命名的英模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的军人为主,一些在全国全军影响重大,尤其是致力于军队现代化建设、面向未来高科技战争研究成就突出的新典型,也由各大单位组织及文化部门认真推荐,慎重入选。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收入这套报告文学丛书中的英雄模范和先进群体,是一道璀璨的星河,将永远闪耀在共和国的天空。

1997年9月

目 录

祖国第一哨	张仕荣	(1)
于彼朝阳	王宗仁 马泰泉	(33)
三十里营房星座	李彦清	(81)
雪域之鹰	王一兵	(123)
生命甘泉的追寻者	李 钧	(151)
山娃志·川妹情	何德来	(187)
邓元春精神	吴远坤	(213)
无手的军礼	郭富文	(240)
赞歌在时空中回旋	张家军 董建昌	(282)
瞳眸中的影像	张梅珍 谭淑惠	(292)
生命之光	秦元昌	(317)
鬓雪将军	白玲玲	(350)
路碑	徐文良 张小平	(381)
薪火相传	黄齐国 肖福恒	(401)
永远的忠诚	李 钧	(437)
润虎春秋	杨闻宇	(470)
把太阳高高举过头顶 ...	张智猛 杨先厚 文 力	(503)

祖国第一哨

●张仕荣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站着犹如玉雕一般的哨兵。不论是春夏秋冬的早晨，还是冰雪交加的夜晚；不管是狂风暴雨的时候，还是烈日炎炎的正午，他们都像青松一样挺立在不遮无避、无阻无拦的旷野上，任凭风吹日晒，任凭雷雨冰雪的袭扰，官兵们始终纹丝不动地站在哨位上。他们被亲切地称之为“祖国第一哨”。

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

“刷刷、刷刷……”齐崭崭的脚步声。

每当黎明时分，36名气宇轩昂的武警战士，头戴武警校官大檐帽，身着礼宾制服，手戴洁白手套，足蹬统一战靴，领队指挥员佩戴指挥战刀，护卫队员统一握镀铬礼宾用枪，战刀和枪刺闪

着银光，鲜艳的五星红旗紧紧地擎在执旗手里，那雄健整齐的步伐和着东方地平线上的晨曦，一起向前迈进、迈进！

他们从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拱形大门里走出，跨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直线加方块如刀削一般整齐的队列排山倒海。那一往无前的气势，显示出雄壮的国威，显示出军人的豪迈和阳刚之美。

广场上数十万人平声静气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双双翘首仰望的眼睛凝视着这支向他们走来的队伍，然后随着国旗卫士步伐的走来慢慢放下踮起的脚跟。汽车停了，自行车停了，行人停了，人们自觉地让开一要道。这一切都是那样地井然有序。

护卫队的官兵们迈着矫健的正步，那漂亮的马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踏出 138 个铿锵有力的节拍步伐时，“啪”的一个立正。升旗手在两名挎冲锋枪的护旗手拱卫下，迈着齐步走到 30 米高的旗杆下，迅速将国旗固定在旗杆的绳上。32 尊橄榄绿在一名佩戴手枪和手握指挥刀的军官带领下，在国旗杆下成两队横队一字排开，宛如玉雕一般分立在汉白玉国旗基座的两旁，纹丝不动地拱卫在国旗下。

“敬礼——”

一声洪亮的口令后，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和太阳一起冉冉升起。国旗上升到一定位置后，升旗手的右手向右一挥，只听到“哗”的一声，那面长 5 米、宽 3.3 米的五星红旗被他利索、漂亮地抖开了，在空中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国歌声回荡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 2 分零 7 秒的时间里伴随着国歌声升起在祖国的蓝天上。

来自国内的、国外的，来自五洲四海不同肤色的朋友们，无一不被这庄严的时刻所感动，都为正在腾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震撼！

华夏子孙看到这升旗仪式，都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所感染，爱国之情油然而生，全身的热血随着这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沸

腾着，爱祖国爱人民的民族精神在胸中升腾，在中华大地燃烧！

光辉的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中华民族的威严升起来了，新中国的历史诞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立了！

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面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非常简单，由天安门管理处的一位老同志负责，每天早晨把它升上去，晚上把它降下来。

升旗任务由解放军战士担任后，两名战士扛着国旗并肩而行。经过长安街时要停下来让汽车先行，还要给自行车让道。

1982年12月28日，武警部队进驻天安门地区，升降国旗的任务由武警北京总队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担任，便成立了国旗班。官兵们积极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才能把泱泱大国的国旗升降得庄严、神圣。

第一任国旗班班长董立敢首先考虑的就是升降旗的时间。国旗是祖国的象征，是民族的尊严，它就应该与日月同辉，与太阳一起升起。他带领全班战士把每天太阳升起和落下去的时间都记录下来，多次到北京天文台查阅历史资料，核对一年365天日出日落的准确时间，然后列出升降国旗时刻表。从此，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每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准时和太阳一起升起，晚上准时和太阳一起降落。

升旗的时间是固定了，可战士们冬天穿着棉衣棉裤升降国旗，鼓鼓囊囊，走起路来别别扭扭，很不自然；夏天穿着单衣走出城门，衣服被风一吹，好像绿旗一样在飘荡。这不仅和鲜艳的五星红旗不协调，观望的人看了也不舒服，战士心里不是个滋味。董

班长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多方征求意见，内心反复琢磨，在班务会上，他郑重地宣布：“在以后升降旗时，一年四季都穿单衣执行。”

他不仅说到还亲自照办，第二天，他和排长穿着单衣升旗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不管是狂风暴雨的早晨，还是北风凛冽雨雪交加的夜晚，人们好奇地打量着衣着单薄、但精神抖擞的升降国旗的武警战士。

董班长是个“不安分”的人，在他失眠的夜晚，一幅幅由两名持枪的护旗手护卫在左右，擎旗手在中间，昂首挺胸迈着正步跨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的画面形成了。他把战士们召集起来，开诸葛亮会，要把代表 12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国旗升降得更加庄严、更加振奋人心。他的想法得到战友们的赞同，上级组织批准了他的建议。

1983 年 8 月 1 日凌晨，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把夏天的北京洗刷得更加干净，爽朗的空气透入心肺。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夜虽然还没有把她的最后一道幕布拉开，可金水桥旁，汉白玉国旗基座四周都站满了人。人们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朝着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涌来。都在等待一个庄严的时刻，都想亲眼目睹新的升旗仪式。

人们鸦雀无声，一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睛显得异常地兴奋，都朝着一个方向翘首盼望着……

“来了！来了！”

“好威武啊！”

“太棒了！”

……

随着喊声，随着赞叹声，人群涌动了，如火山爆发般的沸腾起来，一束束饱含热泪的目光向着天安门。

这时，三名精神抖擞的武警战士身着最新式的橄榄绿色警服，

头戴大檐帽，手戴洁白手套，左右两名战士手握冲锋枪，威武地拱卫着一名擎着共和国五星红旗的擎旗手，迈着雄健的正步走来。

看到战士们正规潇洒的动作，长安街上的自行车靠边停下了，各种车辆戛然而止，都目送着国旗卫士们来到国旗基座旗杆下。

当他们迈到第 138 个正步时，“啪”地一个立正，两名护旗手同时分别朝左右转，威严地站到国旗杆旁，擎旗手在太阳冒出地平线时，按动升旗电钮，在二分零七秒的时间里，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护卫队们不满足这样的升旗仪式，又上书各级领导。1990 年《国旗法》颁布以后，更加激起了祖国人民对国旗的热爱。1991 年 5 月 1 日，新的升旗仪式又诞生了，亿万人民的心愿实现了，国旗班改为国旗护卫队，原来的三名战士增加到 36 名，其中有一名手持指挥战刀的军官带队，形成了今天的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分两套方案：每逢重大节日和每月的 1 日、11 日、21 日配有 60 名军乐队队员随队演奏国歌，其余时间升旗时播放《国歌》的录音。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今天，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已经走过 13 个春秋了。在 4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风雨里程里，他们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在这光荣而又神圣的哨位上，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恪尽职守，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都同祖国的荣誉融为一体，勤勤恳恳，无私奉献；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播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在 44 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树立了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向中外游客展示了文明之师的风采。

人们这样赞美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国旗卫士的形象像纪念碑一样高大；国旗卫士的心灵像汉白玉一样纯洁；国旗卫士的胸

怀像天安门广场一样宽阔。”

十几年来，中队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7次，140多名官兵立功受奖，8次被授予荣誉称号，中队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部授予“天安门模范中队”荣誉称号，国旗班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旗卫士”光荣称号，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亲笔为官兵们题词“光荣哨位，神圣职责”。

总理来到哨位上

国旗护卫队有着艰辛的历史，那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在不停地抒写着他们的成绩和责任，多少封热情洋溢的信像雪花一样从世界各地飞到国旗护卫队官兵的手中，更使他们激动的是受到共和国主席的接见，李鹏总理亲自到哨位上看望官兵们。

那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

1990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一场大雪后的北京，一派银装素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武警战士迎来了新的一年，飘着雪花的天安门沉浸在一片安静、祥和的氛围之中。

哨兵杨井立、高林栋昂首挺胸如青松一般笔直地站在哨位上，飘来的雪花落在他们身上，堆起厚厚一层。落在脸上、脖子上的雪化成水流到他俩的胸膛，透心冰凉。虽说上哨只有20多分钟，他俩总感到一股股寒气在不停地往他们的皮肉里钻，着实难忍。

突然，不远处走来一群人。开始，杨井立以为那些人是来天安门逛风景的。可一看不像，那些人既不东张西望，也不说说笑笑，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走着。杨井立纳闷起来：“下着这么大的雪，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些人朝国旗走来，随之越来越近，杨井立看清了，激动地喊道：“李鹏总理来了!”

李鹏总理在北京市委领导和武警部队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哨位旁。

“报告总理！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战士杨井立、高林栋两名战士正在执勤，现一切勤务正常，没有发现任何情况，请总理指示！报告人杨井立。”

“你们好！你们辛苦了！”

李鹏总理说完，走上前去和他俩一一握手。

杨井立和方林栋握着总理那粗壮又温暖的大手，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记忆！

总理冒着冰天雪地来到哨位上看望战士，只有在共和国的国家里才有的，这是全国人民对国旗卫士的关怀，也是共和国领导对国旗卫士的期望。

李鹏总理逐一问了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情况后，又关切地问道：

“你们在这里站哨，一定很冷吧？”

“报告总理，我们都习惯了！”

李鹏总理说，武警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敌对势力颠覆方面；在打击各种犯罪分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要求武警部队的官兵们政治合格，军事素质好，思想好，忠于党、忠于人民，严格训练，不断提高军事业务技能，在新形势下，为保卫祖国的安宁再立新功。

官兵们没有辜负总理的希望，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新时代的风流！

青松般的雕像

天安门广场这片辽阔博大的海，纳入 500 多个春秋的日日夜夜

夜，它记载了历代帝王的诏令、农民起义旗、八国联军的抢掠、五四青年的火炬，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隆隆礼炮。

今天，在共和国这面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守卫着更加潇洒英俊的国旗卫士，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到天安门广场，是严冬，还是酷暑，你总会看到国旗下站着两棵威武挺拔的“青松”，那么漂亮，那么神气，坚毅的目光那么炯炯有神。他们是美和力的升华，是祖国人民的骄子！

特殊的任务，决定了这支队伍必须进行特殊的训练。正是这特殊严格的训练，才铸就了国旗卫士的钢筋铁骨。

每年，新补进的 7000 多名新兵中，首先由国旗护卫队挑选出 30 名，这些战士的身高都在 1.80 米以上。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到国旗护卫队还要进行四个月的强化训练。

练“站功”和“走功”是军人的基本功，而国旗护卫队的训练科目却非同寻常。

他们练的“站功”，双腿绷直，腰杆挺立，下颌微收，贴墙而立，而头上和两肩各放一块砖，三块砖的一端搭在身体上，另一端顶着墙，只要身体有稍微的晃动，砖头就会掉下来，不是砸着脚就是砸在腿上。他们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站得全身麻木失去知觉。

谢峰，1.84 米的个头，平时走路训练都是很标准的身材，肩枪走正步时，身体发僵，好像驼背似的，这不仅不符合国旗护卫队的要求，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来也有损于共和国的形象。他为了使自己能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国旗卫士，除了完成正常的训练科目外，每天早晚坚持做俯卧撑，肩枪对着镜子不停地练，班长看他一个劲地练，假装说：“你过关了！”他才休息一会儿。

他还找来木板，在背上背上十字架，从早晨背到黄昏，又从黄昏背到天明。三个月的磨练，硬是把自己的身体练成笔直的体形。如今，谢峰不要说枪扛在肩上，就是 15 斤重、3.4 米长的旗

杆扛在右肩上，踢起正步来也如鸿毛一般。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繁重的农活，使他们的脖子养成了偏左或偏右的习惯。为了克服这一毛病，战士们衣领上别上大头针“校正自己”。凡是和大头针打过交道的战士，无不感慨万分地说：“它可正直了，只要你一偏心眼，它就毫不客气地扎进肉里提醒你！”

大头针扎进肉里，汗水一泡，那滋味不用说，真是钻心地疼痛，日复一日，血水和汗水一同流进战士们的心中。

练“走功”，这不是一日之功。凡入伍来到国旗护卫队的战士，直到他们退伍离开部队的那天，他们都要练“走功”。这包含泪水的“走功”伴随着战士们来到警营，走过春夏秋冬，最后走出警营。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住在屋里，每个班走道的墙这头到墙的那头都拉起五根 25 厘米高的绳，从步入国旗护卫队的那天起，战士们在腿上绑上二千克重的沙袋，踢腿与绳平行。这样一天天地练，脚功一日日的长进。

王俊华，中原大汉，1.88 米的个头，1990 年入伍后，他一直坚持练“走功”，走到哪儿就练到哪儿。由于他付出了心血，成了国旗护卫队最长的擎旗手，可他背后的酸甜苦辣又有谁知道呢？

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夏天的晚上，夜色融融，京城沉浸在一片色彩斑斓的灯光里，降旗回来的王俊华利用空隙时间练习正步。他看到班里踢正步的绳都被占满，便来到营房外的一个梯形台阶下练习。看到一级台阶不够尺寸，就用三台，开始慢一些，后来步步紧跟，由于用力过猛，加之路灯在台阶上投下的阴影，右脚的大脚拇指踢在了台阶上，顿时鲜血直流。

战友们帮他把穿在脚上的鞋脱下来，一股如山泉一样的鲜血流到了地上，脚趾盖踢掉不说，还把大脚拇指踢成骨折。战士们把他背回营房，为他上药包扎，他痛得直钻心，双手紧紧抱住腿，

就是没有喊一声。

俗话说，十指连心。战友们看他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跌落，都劝说道：“你要是痛了忍受不住，就喊几声吧！”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牙咬得“咯咯”直响。

那一夜可把王俊华搞惨了，战友们听到的是他不停地翻身和床板的“嘎吱嘎吱”声……

第二天凌晨4点30分，他翘着右脚又一步一跳地来到那双特制的马靴边，战友们不解地问他：

“你要干什么？”

“我升旗去！”

“你是不要命啦？”

战友们跑上前去，有的搀扶着他，有的把马靴抢走，最后王俊华发火了：“我当兵来这里来升旗的，而不是来睡觉的！把鞋给我！”

战友们第一次看到王俊华发火，也都理解他内心所想的，最后争执不下，只好请中队领导来裁决。

“你脚有伤先休息吧！”

“我是擎旗手，我不能不升国旗！”

“你路都走不动了，还升旗？！”

“没事，不信走给你们看看！”

说完，他一把把扶着他的战士推开，迈着标准的正步走开了。

他这么一走，弄得战友们不知所措，面面相觑，他跟好人一样。队长看他这样，问道：

“真的没事？”

“真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那好吧！”

队长说完后，集合队伍准备升旗。

战友们把马靴拿给他，都说：

“小心点!”

“慢点!”

“我来帮你穿!”

王俊华把胶鞋脱掉，一股鲜血流了出来。战友们见到血，都不让他穿马靴，可他一把抢过来就往脚上套。当脚一触及到马靴，痛得他弯下了腰。过了几分钟，他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不要告诉队长和指导员，我怎么也得去升旗!”

看到这些，战友们还能说什么呢?

队长集合完队伍，走过来看到王俊华坚决的态度，高声喊道：“通信员，你用自行车把王俊华送到天安门城楼下!”

“是!”

通信员把王俊华送到城楼下，王俊华扛上国旗，踏着灰灰的夜色，迈上了金水桥，穿过了长安街，来到了国旗旗杆下，把五星红旗升到金黄色的天空上。

看到扛国旗的王俊华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脸上除了那豆大的汗珠以外，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事后，战友们问他：“你当时一定很疼吧!”

“我最怕穿马靴!”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每当升降国旗时，通信员总是用自行车把王俊华送到天安门城楼下，等升降完国旗后又把他驮回来，一直到他的伤好。

这就是我们的武警战士，他们把祖国的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为了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别说是受点伤，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人们可能不知道，在北京的其他地方有五六级风的话，那么在天安门广场就有八九级；夏天的温度也比别的地方高出好几度。

为了适应春夏秋冬的气候，官兵们打破常规训练，冬天在零下30多度的冰雪里挺立，任凭刺骨寒风扑打；夏天冒着地面温度

高达48℃的炙烤，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暴晒。

盛夏，天安门广场上刚才还阳光灼灼，突然雷鸣电闪，暴雨以倾泻之势泼向大地，广场霎时成了泽园，我们的国旗卫士也就成了面对汪洋的“水兵”。

严冬，出奇不意的大风袭来，树木被吹弯了腰，电线弓了背，房屋“嗖嗖”作响，仿佛人间万物要被吹出了弧度，战士们却仍像青松一样挺立在哨位上。

他们用自己的坚强和刚毅，用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磨炼出雕像一般的形象。

在这特殊的岗位上

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儿，谁不眷恋自己的小家庭；谁不想和父母妻儿朝朝暮暮？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妻子儿女的私情，只不过是一旦立志献身祖国，便把那纯朴的情感埋藏在内心深处。

按照规定，国旗护卫队的干部都不能在北京谈对象，娶老婆，当上营职干部妻儿才能随军到京。在他们潇洒风流的背后，都欠着双亲、妻儿的“感情债”。

谢辉，这个从入伍那天起就和国旗“死”守在一起的山东汉子，从战士到班长，从排长到副队长，今天到了中队的第一把手——指导员，始终把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得雄赳赳，气昂昂。但他却至今没有结婚。

当了指导员还没有结婚，别人似乎不大理解。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还不结婚时，他总是笑笑。

他对象是吉林人，一家公司的经理。虽然他们爱得如胶似漆，可天各一方的牛郎织女般的生活使他俩的每次相会都很短暂。

前几天，对象为了生意上的事一路南下，路过北京时来看他。

刚进屋，谢辉看到好长时间都没有见到的心上人，他又惊又喜，又是让座，又是倒水。但没过几分钟，他拿起笔记本就要给战士们去上课，临走时抱歉地对她说：

“对不起！我去上课。”

“我这么大老远跑来，你就不能陪我多呆一会儿？”

“我陪你，那战士们怎么办！”

“我占用你一点时间都不行吗？”

“那不行！”

说完就出门了。

谢辉下课后回来，推门进屋，见对象趴在床上，他以为对象睡着了，便轻轻地替她盖上被子。当他把被子盖到对象肩膀时，突然感到她的肩膀在不停地抽动着，低头一看，她在哭。谢辉轻轻扒了扒她，见脸下的床单上被眼泪湿了一大片。没等谢辉说话，她猛的一翻身，说了一句：“真没意思！”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谢辉还能说什么呢？留下的只有叹息。

当然，人非草木，在谢辉的内心深处也藏着自己的亲情。他常常讲起他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

那是一天中午12点，全身汗流浹背风风火火从执勤哨位回来的谢辉，刚一进屋就听到电话铃响，等他急急忙忙处理完公务放回电话时，看到桌上放着一张天安门城楼的门票，他细细一看，票上写着的是今天的日子。他感到纳闷，随口问道：

“这是谁的门票？”

“哦！是我的。今天上午我没事，到城楼上看了看。天安门广场可真大呀！……”答话的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屋来的老父亲。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兵九年的谢辉还没有好好和家人团聚过，老父亲非常想念儿子，专程从山东来看他。老人家看到儿子工作忙，又没有地方去，自己就买了一张门票到城楼上去。谢

辉听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老父亲来了，天安门城楼离中队又这么近，自己竟不能陪他老人家逛一次！”

要说石春斌，就更叫人难以接受了。

石春斌的父母是老干部，在“文革”中蹲过“牛棚”。他和妻子结婚后，妻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妻子孝敬父母，内心深深爱着石春斌，这样的家庭真叫人羡慕不已。可石春斌和妻子结婚10年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九个月呢！

石春斌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金黄色的季节，下午执行任务回来的石春斌正在水龙头下洗脸，通信员拿着一封信急急忙忙地跑来说：“你家里来信了！”

看到这小小的信件，石春斌怎么不高兴呢？几年来，他和妻子的爱就是通过这小小的信件来传递的，每当收到妻子的来信时，他不知道是感谢邮局呢，还是感谢这信件？

他顾不得多想，急忙打开信封，一行行娟秀的字映入了他的眼帘：

“……快一年没有见到你了，我们的小宝宝就要出世了，你赶快回来当爸爸吧！”

看到激动人心的信，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的石春斌硬是下决心请假回家了。当他风尘仆仆满怀喜悦地赶到医院时，医生把他拒之门外了，随后便是劈头盖脑的话语：

“你这丈夫是怎么当的？爱人生产也不在场！告诉你吧！你爱人得了妊娠中毒症引起突发性萎缩，现在正在抢救！孩子已经夭折了！”

“砰”的一声，医生又回急救室去了，门外留给石春斌的就是那关门的声音。

一串串如万箭穿心的话语扎进了石春斌的心窝，如五雷轰顶，他一拳狠狠地砸在坚硬的墙壁上，鲜血顺着他的手臂流到了地上，撕心裂肺地吼道：“不，这不可能？！”